

馬氏文獻通考



文獻通考卷一百二十五

鄧 阳 馬 端 臨 貴 與 著

經籍考五十二

子神僊家

太平經一百七十卷 後漢書襄楷傳桓帝時楷上書言臣前上琅邪宮崇受于吉神書不合明聽
家太平經也其經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爲部每部一十七卷又言前者宮崇所獻神書專以奉天地順五行爲本亦有興國廣嗣之術其文易曉參同經典而順帝不行故國崩不興云云初順帝時琅邪宮崇詣闕上其師于吉於曲陽泉水上所得神書百七十卷皆縹白素朱介青首朱目號太平清令書其言陰陽五行爲家而多巫覡雜語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經乃收藏之後張角頗有其書焉及靈帝卽位以楷書爲然 按道家之說皆昉於後漢桓帝之時今世所傳經典符籙以爲張道陵天師永壽年間受於老君者是也而太平經正出於此時范史所書甚明然隋以來藝文志道書中並不收入至宋中興史志方有之然以爲襄楷撰則非也今此經世所不見獨章懷太子所注漢書略及其一二如楷疏中所謂奉天地順五行者經中所言亦淺易無甚高論至所謂興國廣嗣之術則不過房中鄙要之談耳楷好學博古於君昏政亂之時能詣闕上書明成瑨李雲之冤指常侍黃門之過不可謂非高明傑特之士而疏中獨再三尊信此書遂以來違背經誼假託神靈之効幾不免獄死惜哉然此經流傳最古卷帙最多故附見於此于吉者後爲孫策所殺按順帝至孫策據江東之時垂七十年而吉於順帝時已爲宮崇之師則必非稚齒度其死時當過百歲必有長生久視之術然亦不能晦跡山林以全其天年而乃招集徒衆制作符水製黃

子姓名吉也
神書卽今遺

巾米賊之爲以取誅戮則亦不足爲稱也

登真隱訣二十五卷 麟氏曰梁陶弘景撰景以學其訣者當由階而登真文多隱非訣莫登故以名書凡七篇

十七條隋志云

抱朴子內篇二十卷 麟氏曰晉葛洪撰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元帝時累召不起止羅浮山鍊丹著書推明飛昇之道導養之理黃白之事三十卷二十卷名曰內篇十卷名曰外篇自號抱朴子因以命書 陳氏曰洪所著書內篇言神仙黃白變化之事外篇駭雜道釋此二十卷者內篇也館閣書目有外篇五十卷未見

玉皇聖胎神用訣一卷 麟氏曰玉皇訣云野人郎肇注

無上祕要九十五卷 麟氏曰題曰元始天尊說藝文志止七十二卷不知何時析出二十三通也

萬仙翁胎息術一卷 麟氏曰仙翁葛洪也

太清服氣口訣一卷 太上經一卷 開氣法一卷 太上指南歌一卷 麟氏曰四書皆題曰老子懶服氣訣也

導引養生圖一卷 麟氏曰梁陶弘景撰分三十六勢如鴻鵠徘徊鷺鷀羽之類各繪像於其上田偉家本少八勢

大還丹契祕圖一卷 麟氏曰草衣洞真子元撰凡三十章大還丹者乃日月精氣所致也論火候則以朔望爲據記藥物則以錯采爲名云

太上墨子枕中記一卷 中興藝文志不知作者書載舊形幻化之術殆依託墨子云

金碧潛通一卷 麋氏曰題長白山人元陽子解未詳何代人不著撰人名氏按酈鄆書目云羊參微集其序言本得之石函皆科斗文字世有三十六字訣七曜五行八卦九宮論還丹之事其辭多隱人莫測鑒真人演仰觀上象以定節度今之所作多不成者蓋不得口訣故也吾恐墜置聖文故著上經託號金碧潛通金者剛柔得位火不能灼服之仙遊碧落雲云疑卽參微所撰也道藏止收一卷

還丹歌一卷 麋氏曰元陽子撰次序雜亂非完書也大旨解參同契李氏書目云海客李元光遇元壽先生於中岳授此未詳元光何代人

龍虎通元要訣一卷 麋氏曰蘇元朗撰以古訣龍虎經參同契祕金碧潛通訣其文繁而隱故纂其要爲是書李邯鄲家本題云青霞子隋開皇時人不出名氏豈元朗之號邪

易成子大丹訣一卷 麋氏曰彭仲堪撰不著何代人字舜元天台遇一異僧授此術論火候

青牛道士歌一卷 麋氏曰題曰青牛道士未詳

八段錦一卷 麋氏曰不題撰人吐故納新之訣也

高象先歌一卷 麋氏曰高先撰象先其字也未詳何代人論參同契

真一子還丹金鑰一卷 太清大或經一卷 九天元路祕論一卷 電源銘一卷 太清爐鼎斤兩訣一卷

量氏曰五書不著撰人論龍虎鉛汞火候之術

神仙可學論一篇 麋氏曰唐吳筠撰嵇康謂神仙不可以學致筠意不以爲然故演修習之方以勉學仙之士

坐忘論一卷 麟氏曰唐司馬承禎子微撰凡七篇其後有文元公跋謂子微之所謂坐忘卽釋氏之言宴坐也

陳氏曰言坐忘安心之法凡七條并樞翼一卷以爲修道階次其論與釋氏相出入

天隱子一卷 麟氏曰唐司馬子微爲之序天隱子不知何許人著書八篇修鍊形氣養和心靈歸根契於陰陽遺照齊平莊叟殆非人間所能力學者也王古以天隱子卽子微也一本有三宮法附於後 陳氏曰瓦馬子微序言長生久視無出此書今觀其言殆與坐忘論相表裏豈天隱云者託之別號歟

幽傳福善論一卷 陳氏曰唐孫思邈撰

元綱論一卷 陳氏曰唐中岳道士吳筠撰

日月元樞論一卷 麟氏曰唐劉知古撰明皇朝爲綿州昌明令時詔求通丹藥之士知古謂神仙大藥無出參同契因著論上於朝

胎息祕訣一卷 麟氏曰唐僧遵化撰論達摩胎息總十八篇歌二十三首凡一千四百四十言天祐丁丑書成
太白還丹篇一卷 陳氏曰稱清虛子太白山人唐貞元時

金丹訣一卷 麟氏曰皇朝張瑾撰治平中授丹訣於榮中立後因敘其事以教後學

五芝書三卷 麟氏曰皇朝陳舉撰舉字子堙蘇州人

養生真訣一卷 陳氏曰虞部員外郎耿肱撰大中祥符時人

授道志一卷 麟氏曰皇朝楊谷真宗朝嘗遇神仙成都藥市因授其道本李氏書目亦載云谷自號純粹子
通元祕要悟真篇一卷 麟氏曰皇朝張用成撰用成字平叔天台人熙寧中隨陸師閔入蜀授道於隱者因成

律詩八十一首 陳氏曰天台張伯端平叔撰一名用成熙甯過異人於成都所著五十言詩及西江月百篇末卷爲禪宗歌頌以謂學道之人不通性理獨修金丹則性命之道未全有葉士表袁公輔者各爲注凡五卷養生丹訣一卷 虞氏曰皇朝林靈素撰佛書中非道家者

歸正議九卷 虞氏曰皇朝林靈素撰佛書中非道家者

太乙真君固命歌一卷 中興藝文志題真人勒於羅浮山朱明洞陰谷壁古篆文字東晉葛洪譯鮑龍行於世

言房中術

靈樞道言發微二卷 陳氏曰朝議大夫致仕傅燮撰進專言火候

金液還丹圖一卷 陳氏曰不著名氏自稱元真蓋宣和道流也

還丹復命篇一卷 陳氏曰毗陵僧道光撰亦擬悟真詩篇靖康丙午序

道樞二十卷 陳氏曰曾慥端伯撰慥自號至游子采諸家金丹大藥修鍊般運之術爲百二十二篇初無所載明獨黜採御之法以爲殘生害道云

肘後三成篇一卷 陳氏曰稱純陽子謂呂洞賓也其言小成七中成六大成五皆導引吐納修煉之事又有金丹訣一卷卽此書而微不同

太清養生上下篇二卷 陳氏曰稱赤松子甯先生

上清金碧篇一卷 陳氏曰稱元君

金虎鉛汞篇一卷 陳氏曰稱元君

鉛汞五行篇一卷 陳氏曰稱探元子

華陽真人祕訣一卷 呂真人血脈論一卷 陳氏曰前書稱施肩吾後書稱傅婁景先生

老子四象論一卷 道士柳冲用巨勝歌一卷 百章集一卷 陳氏曰百章集稱魏伯陽

逍遙子通元書三卷 許先生十二時歌一卷 金鏡九真玉書一卷 陳氏曰並不知姓名

黃帝丹訣玉函祕文一卷 陳氏曰文林郎蒲庚進

呂公審頭坯歌一卷 陳氏曰以陶器爲喻也

龍虎金液還丹通元論一卷 陳氏曰稱羅浮山蘇真人撰

金碧上經古文龍虎傳 陳氏曰長白山人元陽子注皆莫知何人已上下八種共爲一集其中有龍牙頌及天

隱子各見釋氏道家類

羣仙珠玉集一卷 陳氏曰其序曰西華真人以金丹刀圭之訣傳張平叔作悟真篇以傳石得之薛道光陳泥丸至白玉蟾玉蟾者萬其姓福之閩清人嘗得罪亡命蓋姦妄流也余宰南城有寓公稱其人云近嘗過此識之否余言不識也此輩何可使及吾門李士甯張選素之徒皆殷監也是以君子惡異端

列仙傳二卷 陳氏曰漢劉向撰凡七十二人每傳有贊似非向撰西漢人文章不爾也館閣書目三卷六十二人崇文總目作二卷七十二人與此合

神仙傳十卷 嵩氏曰晉葛洪弟子藤升嘗問洪曰古人之仙者豈有其人乎洪答以秦阮倉所記有數百人劉向所纂又七十一人今後錄集古之仙者以傳眞識之士云

續仙傳三卷 陳氏曰唐溧水令沈汾撰或作功

仙苑編珠二卷 麟氏曰唐王松年撰取阮倉劉向葛洪所傳神仙又取經記中梁以後神仙百二十八人比類

屬辭効藻求體爲是書

道教靈驗記二十卷 廉氏曰蜀道士杜光庭撰

王氏神仙傳四卷 麟氏曰蜀杜光庭纂光庭集王氏男真女仙五十五人以諭王建又有王虛中續纂三十人附其後 陳氏曰當王氏有國時爲此書以媚之謂光庭有道吾不信也

西山羣仙會真記五卷 陳氏曰九江施肩吾希聖撰唐有施肩吾能詩元和中進士也而曾慥集仙傳稱呂巖

之後有施肩吾撰會真記蓋別是一人也 麟氏曰言煉養形氣補毓精神成內丹之法凡三十五篇

鍾呂傳道記三卷 陳氏曰施肩吾撰敍鍾離樓雲房呂巖洞賓傳授論議

降聖記五十卷 麟氏曰皇朝丁謂撰大中祥符五年十月十七日聖祖降七年謂請編次事跡詔李維宋綬晏殊同編天祐元年上之

先天記三十六卷 麟氏曰皇朝王欽若集聖祖趙諱卽軒轅黃帝也故欽若奉詔編次傳記黃帝事迹上之賜名先天記御製序冠其首

集仙傳十二卷 陳氏曰曾慥撰自岑道願而下一百六十二人

雲笈七籤一百二十卷 麟氏曰皇朝張君房等纂君房祥符中謫官雷海時聖祖降朝廷盡以祕閣道書付杭州俾戚綸陳亮臣校正綸等同王欽若薦君房專其事君房銓次得四千五百六十五卷於是掇其蘊奧總萬餘

條成是書仁宗時上之陳氏曰凡經法符籙修養服食以養傳記無不畢錄頃於蕭中傳錄二冊蓋節本也後於平江天慶觀道藏得其全錄之

道藏書目一卷 麟氏曰皇朝鄧自和撰大洞真部八十一秩靈寶洞元部九十秩太上洞部三十秩太真部九十六秩太平部一十六秩正一部三十九秩凡六部三百一十一秩 麟氏曰序九流者以謂皆出於先王之官咸有所長及失其傳故各有弊非道本然特學者之過也是以錄之又有醫卜技藝亦先王之所不廢故附於九流之末夫儒墨名法先王之教醫卜技藝先王之政其相附近也固宜昔劉歆既錄神仙之書而王儉又錄釋氏今亦其循之者何哉自漢以後九流寢微隋唐之間又尙辭章不復問義理之實雖以儒自名者亦不知何等爲儒術矣況其次者哉百家墮底正塗之弊雖息而神仙服食之說盛釋氏因果之教興雜然與儒者抗衡而意常先之君子雖有取焉而學之者不爲其所誤者鮮矣則爲患又甚於漢蓋彼八家皆有補於時而此二教皆無意於世也八家本出於聖人有補於時特學者失之而莊老猶足以亡晉申商猶足以滅秦况二教無益於世不自附於聖人若學而又失之則其禍將如何故存之以爲世戒云 東坡蘇氏上清儲祥宮碑曰臣謹按道家者流本出於黃帝老子其道以清靜無爲爲宗以虛無應物爲用以慈儉不爭爲行合於周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如是而已自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乃有飛昇變化之術黃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眞木公金母之號延康赤明龍漢開皇之紀天皇太一紫微北極之祀下至於丹藥奇技符籙小數皆歸於道家學者不能必其有無然臣竊論之黃帝老子道之本也方士之言末也 后山陳氏曰白鶴觀記曰漢兩劉校中書爲七略其敘方技則有神仙諸子則有道家百老莊並爲天地神祇三靈百神又皆出於禮官而今之爲道者合而有之益以符祝法

鑑捕使鬼物皆老氏所不道也。致堂胡氏曰三教之名自其徒失本真而云然其繆悠之甚者道家是也儒以名學仁義道德之人自周有之然非一定之美稱也故孔子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學仁義道德不失其正君子儒也其極則莊周所謂魯國一人者也學仁義道德而失其正小人儒也其極則莊周所謂詩禮發冢者也佛者浮屠所謂覺也爲其道而覺號之曰佛則釋迦之徒是也若夫道則以天下共由而得名猶道路然何適而非道哉得道而盡惟堯舜文王孔子而已黃帝之言無傳矣老聃八十一篇概之孔業固難以大成歸之自其所見而立言不可與天下共由也獨善其身不可與天下共由而名之曰道此漢以來淺儒之論以啟後人枝流分裂之弊豈可用也至其後不復宗八十一篇之旨而從方士言乃有飛仙變化之術丹藥符籙之技禱祈醮祭之法沈淪鬼獄之論雜然並興皆歸於道家者流世人從事於此者皆曰奉道奉道意以道爲混淪元妙有主有知能與人興福作福之一物也豈不遠哉佛氏固邪說然所論虛實並行若其三身雖曰寓意而實有是三人焉道家惟老聃者周柱下史也其元始太上則無是人也無是人則何所象類無乃邪誕之甚歟至其經論科儀等事又依倣佛氏而不及者自杜光庭爲之黃冠師資家養口體逃避稅役士大夫習而不察和其所倡不亦惑哉故因武宗道門先生之命而遂言之彼趙歸真者甯有他長必以殘生左道熒惑人主故敬武皆餌丹躁渴以殞天年如太宗之婆娑寤寐宗之柳泌盡此類也苟以吹噓呼吸已疾引年則司馬承禎軒轅集之徒安肯舍萬乘所問而去之哉武宗曰宮中無事與之談道滌煩此以清虛之趣蓋其非僻之爲也人主惟寡欲則邪說無自而入矣按道家之術雜而多端先儒之論備矣蓋清淨一說也煉養一說也服食又一說也符籙又一說也經典科教又一說也黃帝老子列禦寇莊周之書所言者清淨無爲而已而略及煉養之事服食以下所不道也至赤松

子魏伯陽之徒則言煉養而不言清靜盧生李少君樂大之徒則言服食而不言煉養張道陵寇謙之之徒則言符籙而俱不言煉養服食至杜光庭而下以及近世黃冠師之徒則專言經典科教所謂符籙者特其教中一事於是不惟清淨無爲之說略不能知其旨趣雖所謂煉養服食之書亦未嘗過而問焉矣然俱欲冒以老氏爲之宗主而行其教蓋嘗卽是數說者而詳其是非如清淨無爲之言曹相國李文靖師其意而不擾則足以致治何晏王衍樂其誕而自肆則足以致亂蓋得失相半者也煉養之說歐陽文忠公嘗刪正黃庭朱文公嘗稱參同契二公大儒攘斥異端不遺餘力獨不以其說爲非山林獨善之士以此養生全年固未嘗得罪於名教也至於經典科教之說盡鄙淺之庸言黃冠以此逐食常欲與釋子抗衡而其說較釋氏不能三之一爲世患蠹未爲甚鉅也獨服食符籙二家其說本邪僻謬悠而惑之者罹禍不淺樂大李少君子吉張津之徒以此殺其身柳泌趙歸真之徒以此禍人而卒自嬰其戮張角孫恩呂用之之徒遂以此敗人天下國家然則柱史五千言曷嘗有是乎蓋愈遠而愈失其真矣朱文公嘗言佛家偷得老子好處後來道家只偷得佛家不好處譬如道家有箇寶藏被佛家偷去後來道家却只取得佛道瓦礫殊可笑愚嘗因是說而推究之仁義禮法者聖賢之說也老氏以爲不足爲而主於清靜清靜無爲者老氏之說也佛氏以爲不足爲而主於寂滅蓋清靜者求以超出乎仁義禮法而寂滅者又求以超出乎清靜無爲者也然曰寂滅而已則不足以垂世立教於是緣業之說因果之說六根六塵四大十二緣生之說層見疊出宏遠微妙然推其所自實本老子高虛元妙之旨增而高之鑿而深之遂自成一家之言而後來之道經反從而依倣之然較其詞采則鄙劣彌甚者蓋瞿曇設教最久囑付其徒亦甚至又能鼓舞天下之文人才士以羽翼之推原其旨意之所從來而潤色其辭語之所未備故其爲書博大奇偉不可以

淺窺若老子則其初固未嘗欲以道德五千言設教也羽人方士借其名以自重而實不能知其說於是就佛經腳跟下竊其緒餘作諸經讖而復無羽翼潤色之者故無足觀蓋佛與老子之精微汎而上之其說愈精微道祖佛之粗淺沿而下之其說愈粗淺矣然此論其蘊奧也今之黃冠釋子俱未嘗究竟至此而特以其科教之所謂濟生度死希求福利者行於世而舉世宗之莫敢有異說愚嘗論之二教所謂濟拔幽途者俱妄也不足復議至於祈求以希福之說雖達生知命者所不爲然以理觀之則道教爲優何也蓋人之生於天地稟氣於陰陽五行日月星辰實照臨之山川神祇實擁護之則夫疾痛而呼籲厄難而叩祈首過雪愆祈恩請福而天地明神鑒其懼誠爲之悔禍降祥則亦理之所有雖曰道經中所謂天神地祇皆領之國家之祠官爲臣庶者不當僭有所祈然子路曰禱爾於上下神祇孟子曰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事上帝則亦爲臣庶而言且古今異宜禮亦因時而以義起古者士惟一廟今士庶莫不祀其高曾古者支子不祭今無有不祀其先者古者有喪不祭今亦不然先儒請論及此固未嘗病其僭瀆而必欲復古之禮制也則夫臣庶士民之家苟有災厄而爲之祈籲天地醮祭星辰黃冠師者齋明盛服露香叩首達其誠悃乃古者祝史巫覡薦信鬼神之遺意蓋理之所有而亦人情之所不能免也至以三清爲三炁五方爲五炁九天爲九炁雖不能必其有無然其說亦通特不當指太清爲老子蓋務尊其師而反流於僭妄耳釋流見道家科教之有是說也乃從而効之以其所謂諸佛菩薩者美其名曰無量壽曰消災熾盛曰救苦救難而以爲所求必得所禱必應且佛氏所謂悲閔衆生而爲之導師者不過欲其脫離三業而躋之十地除去無明而納之真如讖悔於既往覺悟於方來以共成佛道耳禍福之司非其任也彼方以空寂爲賢則豈復預災祥吉凶之事以色相爲妄則豈復欲供養香乳之奉乃盛作莊嚴僕僕亟拜以希福利不亦

疏乎然則二氏固互相倣倣者也理致之見於經典者釋氏爲優道家強欲效之則祇見其敷敘無味禪禪之具於科教者道家爲優釋氏強欲效之則祇見其荒誕不切矣

文獻通考卷一百二十六

鄧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五十三

子釋氏

隋經籍志曰佛經者天竺之迦維衛國淨飯王太子釋迦牟尼所說釋迦當周莊王之九年四月八日自母右脅而生資貌奇異有三十二相八十二好捨太子位出家學道勤行精進覺悟一切種智而謂之佛亦曰佛陀亦曰浮屠皆胡言也華言譯之爲淨覺其所說云人身雖有生死之異至於精神則常不滅此身之前則經無量身矣積而修習則成佛道天地之外四維上下更有天地亦無終極然皆有成有敗一成一敗謂之一劫自此天地已前則有無量劫矣每劫必有諸佛得道出世教化其數不同今此劫中當有千佛自初至於釋迦已七佛矣其次當有彌勒出世必經三會演說法藏開度衆生由是道者有四等之果一曰須陀洹二曰斯陀含三曰阿那含四曰阿羅漢至羅漢者則出入生死去來隱顯而不爲累阿羅漢已上至菩薩者深見佛性以至成道每佛滅度遺法相傳有正象末三等醇醸之異年歲遠近亦各不同末法已後衆生愚鈍無復佛教而業行轉惡年壽漸短經數百千載間乃至朝生夕死然後有大火大水大風之災一切除去之而更立生人又歸淳朴謂之小劫每一小劫則一佛出世初天竺中多諸外道並事水火毒龍而善諸變幻釋迦之苦行也是諸邪道並來騷惱以亂其心而不能得及佛道成盡皆摧伏並爲弟子弟子男曰桑門譯言息心而總曰佛譯言行乞女曰比丘尼皆繁落髮鬢釋累解家相與和居治心修淨行乞以自資而防心攝行僧至一百五十戒尼五百戒俗人信馮佛法者男曰

優婆塞女曰優婆夷皆去殺盜淫妄言飲酒是爲五戒釋迦在世教化四十九年乃至天龍人鬼並來聽法弟子得道以百千萬億數然後於拘尸那城娑羅雙樹間以二月十五日入般涅槃涅槃亦曰泥洹譯言滅度亦言常樂我淨初釋迦說法以人之性識根業各差故有大乘小乘之說至是謝世弟子大迦葉與阿難等五百人追共撰述綴以文字集載爲十二部後數百年有羅漢菩薩相繼著論贊明其義然佛所說我滅度後正法五百年偏法一千年末法三千年其義如此推尋典籍自漢已上中國未傳或云久已流布遭秦之世所以堙滅其後張騫使西域蓋聞有浮屠之教哀帝時博士弟子秦景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中土聞之未之信也後漢明帝夜夢金神飛行殿庭以問於朝而傅毅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及秦景使天竺求之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并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惜之來也以白馬貢經因立白馬寺於洛城雍門西以處之其經藏於蘭臺石室而又畫像於清源臺及飄節陵上章帝時楚王英以崇敬佛法聞西域沙門齋佛經而至者甚衆永平中法蘭又譯十住經其餘傳譯多未能通至桓帝時有安息國沙門安靜齋經至洛翻譯最爲通解靈帝時有月支沙門支識天竺沙門竺佛朔等並翻佛經而支識所譯泥洹經二卷學者以爲大得本旨漢太守竺融亦崇佛法三國時有西域沙門康僧會齋佛經至吳譯之吳主孫權甚大敬信魏黃初中國人始依佛戒剃髮爲僧先是西域沙門來此譯小品經首尾乖舛未能通解甘露中有朱仕行者往西域至于闐國得經九章晉元康中至鄴譯之題曰放光沙門衛道安性聰敏誦經日至萬餘言以胡僧所譯維摩法華未盡深旨精思十年心了神悟乃正其乖舛宣揚解釋時中國紛擾四方隔絕道安乃率門徒南遊新野欲令元宗所在流布分遣弟子各趨諸方法往詣揚州法

和入蜀道安與惠遠之襄陽後至長安苻堅甚敬之道安素聞天竺沙門鳩摩羅什思通法門勸堅致之什亦聞安令問遙拜致敬姚萇弘始二年羅什至長安時道安卒後已二十載矣什深慨恨什之來也大譯經論道安所正與什所譯辭義如一初無乖舛初晉元熙中新豐沙門智猛策杖西行到華氏城得泥洹經及僧祇律東至高昌譯泥洹爲二十卷後有天竺沙門曇摩羅識復齋胡本來至河西沮渠蒙遜遣使至高昌取猛本欲相參驗未還而蒙遜破滅姚萇弘始十年猛本始至長安譯爲三十卷曇摩羅識又譯金光明等經時胡僧至長安者數十輩惟鳩摩羅什才德最優其所譯則維摩法華成實論等諸經及曇無憍所譯金光明曇摩懺所譯泥洹等經並爲大乘之學而什又譯十誦律天竺沙門佛陀耶舍譯長阿含經及四分律兜法勒沙門曇摩難提譯增一阿含經曇摩耶舍譯阿毗曇論並爲小乘之學其餘經論不可勝紀自是佛法流通極於四海矣東晉隆安中又有罽賓沙門僧伽提婆譯增一阿含經及中阿含經義熙中沙門支法領從于闐國得華嚴經三萬六千偈至金陵宣譯又有沙門法顯自長安遊天竺經三十餘國隨有經律之處學其書語譯而寫之還至金陵與天竺禪師跋羅參共辯定謂僧祇律學者傳之齊梁及陳並有外國沙門然所宣譯無大名部可謂法門者梁武帝大崇佛法於華林園中總集釋氏經典凡五千四百卷沙門寶唱撰經目錄又後魏時太武帝西征長安以沙門多違法律羣衆穢亂乃詔有司盡坑殺之焚破佛像長安僧徒一時殲滅自餘征鎮豫聞詔書亡匿得免者十二文成之世又更修復熙平中遣沙門慧生使西域采諸經律得一百七十部永平中又有天竺沙門菩提留支大譯佛經與羅什相埒其地持十地論並爲大乘學者所重後齊遷鄴佛法不改至周武帝時蜀郡沙門衛元嵩上書稱僧徒猥濫武帝出詔一切廢毀開皇元年高祖嘗詔天下任聽出家仍令計口出錢營造金像而京師及并州相州洛

州等諸大都邑之處並官寫一切經置於寺內又別寫藏於祕閣天下之人從風而靡競相景慕民聞佛經多於六經十百倍大業時又令沙門智果於東都內道場撰諸經目分別條貫以佛所說經爲三部一曰大乘二曰小乘三曰雜經其餘自後人假託爲之者別爲一部謂之疑經又有菩薩及諸深解奧義贊明佛理者名之爲論及戒律並有大小及中三部之別又所學者錄其當時行事名之爲記凡十一種今舉其大數列於此篇

隋志一千九百五十部六千一百九十八卷

唐志二十五家四十部三百九十五卷

錄姓名一家元苑以下不著
七十一家九百四十一卷

宋三朝藝文志曰唐開元釋藏目凡五千四十八卷正元藏目又一百七十五卷而禪觀之書不預焉迄於皇朝復興翻譯太平興國後至道二年二百三十九卷又至大中祥符四年成一百七十五卷潤文官趙安仁等編纂新目爲大中祥符法寶咸平初雲勝奉詔編藏經隨函索隱六百六十卷入令詔訪唐正元以後未附藏諸經益之並令摹刻劉安仁又分太宗妙覺祕銓爲名真宗法音集論頌贊詩爲三卷以法音旨要爲名摹印頒行訖於天禧末又譯成七十卷凡大乘經三百三十四卷大乘律一卷大唯論二十九卷今取傳記禪律纂之書參儒典

看具之

宋三朝志五十八部六百一十六卷

宋兩朝志一百一十三部

宋四朝志十部

宋中興志一百家一部七百七十五卷